



一场大雪,气温骤降至零下七八度。清晨,我下楼去车棚取电瓶车,凛冽寒气扑面而来,呛得人鼻尖疼,呼吸间凉丝丝的。昨夜的积雪经一夜寒风肆虐,被行人脚步、过往车轮反复碾压,已化作一地细碎冰碴,踩上去咯吱作响。

我小心翼翼地将电瓶车倒推出来,车轴碾过冰面,发出“笃笃”的轻响,我只当是压着碎冰,并未在意。可骑到无冰的平整路面,那声响非但没消失,反倒变成了“突突”的怪响,一声紧过一声。我心里一紧,怕是轮胎没气,连忙停车检查,两个轮胎却都气鼓鼓的,丝毫没有瘪胎的迹象。

我特意挑着无冰的路面骑行,谁知那“突突”声愈发明显,电瓶车后胎还跟着一跳一跳的。我再次停车,前前后后仔细检查,却始终找不出毛病。异响不断,我不敢再骑,担心电机或轴承出了问题,越骑越严重。

站在路边犹豫,打车需要等,上班要赶时间,思忖片刻,我索性把电瓶车停在路边,打算晚上下班再处理,先找辆共享单车赶去上班。

我一路留意,终于在路边看到一辆共享单车,扫码解锁后,抬腿上车、拧动车把,车子稳稳前行。可待到需要减速时,左手去捏刹车,却发现车闸僵硬得纹丝不动——原来是刹车被严寒冻住了!这下真是骑虎难下。我只能硬着头皮攥紧车把,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慢骑,生怕有闪失。

往日骑自己的电瓶车,有挡风被护着,寒冬里也不觉得冷。可今天骑共享单车,即便戴着手套,刺骨寒风还是像无数根细针,往手套里钻,寒意直往骨头里渗,冻得我禁不住哆嗦。

行至海潮大桥下坡处,远远

## 寒日微光

□ 李凤琴

看到几位交警正在执勤。他们站在料峭寒风里,有条不紊地疏导着车流,不时拦下过往汽车,让行人先行。望着他们忙碌指挥的身影,那抹藏在寒日里的坚守,像一缕暖光,落进我冰冷的心底。

一路提心吊胆,总算安全抵达单位,比平时足足多花了一倍的时间。

下班前,一想到早上骑共享单车时刺骨的冷,心里就直打鼓。拨通同事赵老师的电话,问她开车能否顺带我一段。赵老师一口答应。坐进开着空调的车里,暖意瞬间包裹全身。这份毫无迟疑的贴心,是寒日里一缕温柔的光,让我的心暖暖的。

下车后步行经过盛丰、怡嘉天下,走上通湖大桥时,夜色渐浓,万家灯火次第亮起,盐河公园栏杆下面的彩灯在河面上闪烁跳跃。刺骨的寒风刮过面颊,却吹不散心底层层叠叠的温热。

一路走到九龙湾小区西侧,推起早上停在这儿的电瓶车往家走,想着问题总要解决,明天上班还得靠它。

到家后,我在手机里翻出上门修电瓶车的师傅号码,拨了过去,没想到师傅答应来修,说马上就到。

楼下很快出现了师傅的身影,头戴黑帽,露出饱满的脸庞与乌黑发亮的双眼,一身黑色皮羽绒衣裤,骑着踏板电瓶车驶来。后座装着一个正方形工具箱,两侧各挂着一个七八条新轮胎,还挂着几个帆布包,里面满满当当都是

修车工具。零下七八度的寒夜,师傅来得这般迅速,我心里满是过意不去,轻声道:“这么晚,还麻烦您过来一趟!”

“没事。”师傅将我的车骑几米远,停下问我,“你这车轮胎,是不是打过胶?”我忙点头称是。

“那就是了,”师傅笑着解释,“‘突突’的响声,是轮胎里的补胎胶被冻住了,里面结了冰块,骑起来就会一跳一跳的。我们补胎一般尽量不打胶,因为这法子是一次性的,下次再漏气就只能换胎,更何况冬天零下几度,胶水一冻就出这问题。”

我忽然想起,前年也是寒冬腊月,车胎在金街后面漏气,是这位师傅冒着寒冷赶来帮我补的胎。今年暑假轮胎漏气,我是在路边的一家修车铺,另一个师傅给打的胶水。

他又说:“想消掉声响可以直接换新胎,也可以不用修,等气温回升,胶水自然解冻就好了。现在这样骑也没事,不影响安全。”

原来如此!我悬了一整天的心终于落了地。这怪响竟是补胎胶被冻住了,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,难怪找了许久都没找到原因。

更让我感动的是,这股寒夜,让师傅白跑一趟,他却毫无怨言。师傅实在地把情况说清,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,这股实在和真诚,让我敬佩。我连声道谢,和师傅约好下次换胎还找他。

望着师傅远去的背影,想起自己今天起起落落的心情,不免感慨。天寒地冻的日子,沮丧无助时,幸得寒风中坚守的交警、热心相助的同事、质朴真诚的修车师傅。他们是寒日里的点点微光,虽细碎,却聚成了暖,漫透我心底,照亮冬日心房。

西北风带着刺,刮在脸上像无数把小刀子,连呼出的白气都透着凄冷。天气预报说有小雪,我是有点不信的。上午的天还晴一阵阴一阵,到了午后,铅灰色的云便沉沉地压了下来。雪,是在跨年的夜间,悄无声息落定的。

清晨推开窗,寒气扑来,裹着细碎的雪沫。天是铅灰色的,雪花簌簌地飘,替天地间均匀地敷了一层薄粉。院墙拐角新开的蜡梅,托着一小团晶莹;后院外的红柿子,也歪戴着顶松软的雪帽子。

门前的麦田冻得硬邦邦的,踩上去“咯吱”作响,像是大地沉睡中含糊的梦呓。远处的芦苇,早已褪尽绿意,枯瘦焦黄地蜷着,在风里瑟瑟地摇。四下里一片苍茫的静。

我裹紧棉衣,踩着这咯吱作响的雪毯往菜园去。往日田埂分明的菜地,此刻已被白雪铺平了,隐约拱出点深绿的叶尖,像玩童躲在厚被下捉迷藏。嫂子栽的上海青长得最好,一棵足有一两斤重。雪被下,一片片叶子依旧支棱着,叶边镶了圈细碎的冰凌,在微茫的雪光里幽幽地亮。

蹲下身,指尖触及雪面的瞬间,寒气针一般刺来。咬咬牙,扒开那层松软冰冷的覆盖。雪下的土泛着湿润的泥腥气,青菜的根须牢牢抓着地,叶柄瓷白,叶片蜷缩,自身也裹着一层极薄极莹的雪。小锹贴着冻土铲下,手腕一用力,“咔嚓”一声轻响,一棵裹着泥雪的青菜便离了地。轻轻一拎一抖,雪沫簌

案头的请帖有好几张,红底烫金的“新婚之禧”“弄璋之喜”……指尖抚过凹凸的纹路,仿佛能听见远方的笑语。拆开一张,是老同学添孙的宴请,照片里她抱着粉嫩的小家伙,眼角的皱纹都漾着知足。

姐妹们早成了婆婆、奶奶,那份为人祖辈的欢喜,像冬日炉火,暖得人羡慕。转头看挂历,儿子的生日刚过,那个小时候总缠着我、放学要在广场旁买糖葫芦的小男孩,竟已过了而立之年。他在上海扎了根,有份顺心的工作。视频里聊日常、谈工作,我们总母慈子孝,他听我念叨邯郸的趣事,还有家里的琐事,我听他讲职场见闻,眉间都是妥帖。可一旦触到谈婚论嫁的话头,空气便骤然凝滞。从旁敲侧击到委婉提醒,话刚出口,便知又要落得两厢沉默。我总念着“三十而立,该成家了”,他却只说“日子是自己的,不急”,挂了电话,只剩各自对着空气轻叹。

直到前几天视频,他忽然看着我问:“妈,你是希望我按部就班过日子,还是真的希望我快乐?”我怔了怔,脱口而出:“当然是健康快乐。”他笑了,眉眼舒展:“那我现在就很快乐,上班做喜欢的事,下班看书健身,周末和朋

一进寒九天,奶奶便搬出那只春夏天盛鸡食的瓦盆,摩挲着洗得透亮,权当炭火盆来取暖。

打我记事起,奶奶就用这瓦盆取暖。火盆一燃起来,火星子在草木灰里明明灭灭,我们几个孙辈便脚不沾地地拢过去,取暖,也贪那点玩闹的趣。院子里有时也聚着几个大人,双手笼在棉袖筒里,倚着墙角晒太阳。他们讲些旧事,说乏了,觉出冷了,就围着炭火盆哈气搓手。我们小孩子只顾蹲在盆边,捏着芦柴棍拨弄那带火星的草木灰,专找里头埋着的蚕豆、白果。

奶奶在瓦盆底铺的,是扬稻谷时下风口扫来的瘪稻壳,上面盖一层厚厚的木锯屑,中间扒个浅浅的窝,填上清早烧早饭的灶膛灰。那灶膛灰是黄豆秸秆烧出来的,火星子红得发白。奶奶用小铲把灰细细掏出来装进盆里,再盖上锯屑,不一会儿就有青烟缕缕冒出来,带着草木的焦香。火钳往盆沿上一搁,弟弟的尿布便搭上去烘。温度一高,尿骚味漫开来,熏得我们直流鼻涕,忙用手扇着鼻子,一溜烟跑开了。

“啪!”一声脆响,守火盆的妹妹忽然尖声叫起来——蚕豆、白果熟了!正倚着墙角挤暖或是单腿斗鸡的我

## 雪窝里寻青

□ 陈秀珍

簌落下,那翠色便毫无遮拦地跳进眼里,鲜嫩得喜人。我小心挪着脚,在雪窝里探寻,生怕踩坏了别的菜,那是嫂子用心侍弄的成果,疼惜着呢。

风卷着清冽的菜香往鼻子里钻,寒气也顺着领口往里灌,可心里却揣着团暖,从胸口流向四肢。拎着菜走向井边,先削根去黄,再压水洗净。老话常说:“霜雪打过的菜才甜。”酷寒褪尽了青涩与微苦,只把一脉清甜,紧紧锁在了菜心里。

洗净的菜,嫩心留着人吃,老些的叶梗便另有了去处。屋山头的鸡圈里,一群鸡早已翘首候着。见我,“咕咕”“咯咯”地围拢,毛茸茸的脑袋急切地啄食。看着它们欢腾的模样,这雪窝寻来的青,滋味仿佛又多了一重。是生机,是周而复始的暖意。

午饭时,热气氤氲的桌上,那碗青菜烧豆腐泛着亮黄温润的光。夹一筷送入口中,软糯,清甜,仿佛将雪野的寒气,扒寻的专注、井水的清冽,都在这腾腾热气中化开了,融成一股融融的暖,从舌尖缓缓淌到心尖。

原来,最普通的烟火滋味,不必远求。它就藏在雪落的菜园里,藏在从雪窝里寻青捧出的,那一篮沾着寒气的碧翠之中。

## 放下执念

□ 陈岚

友小聚,这样的日子,我觉得特别踏实。”看着屏幕里他坦荡的眼神,我心里紧绷的结忽然就松了。是啊,我盼他成家,不过是怕他孤单,怕他无人照料,可他如今的生活,本就丰盈自足,我的那些焦虑与催促,不过是多余的执念罢了。

请帖依旧一张张来,我依旧认真收好,赴约时真诚道贺,只是心里那份羡慕与急切,早已化作平和。红毯上的新人,摇篮里的婴孩,是旁人恰逢其时的幸福;而我的儿子,在他选择的城市里,从容经营着自己的生活,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?人间百态,各有时节,有人春日早早开花,有人便要等秋日才结出最甜的果,何须强求步调一致?

岁末已至,春归有期。愿每个漂泊的灵魂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,愿每个母亲都能放下执念,看见孩子眼底真正的快乐。那些未说出口的期盼,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,最终都会化作一句:只要你过得好,便好。

## 奶奶的炭火盆

□ 翁中秋

们,闻声全涌了过来,抢那些黑乎乎的熟果子。捏一颗放进嘴里,烫得直在舌头上打滚,却有股焦香混着稻草气,人人脸上都挂着憨笑,嘴角沾着草灰,活脱脱一群小泥猴。红亮没抢到,噙着嘴一脸不痛快。他拖着两管清鼻涕,眼巴巴瞅着我们嚼动的嘴,又低头望望炭火盆,捡起根芦柴棒,慢慢蹲下去拨弄炉灰,想寻些漏网之鱼。“啪!”又一声响,一颗白果破灰弹出来。红亮先是一愣,随即咯咯笑起来。他拈起白果,在袖口上蹭了蹭,塞进嘴里嚼得有滋有味,眉眼弯成了月牙。

后来,奶奶拿家里攒的几枚铜钱,添了点加工费,找村里的铜匠换了一只铜炉。铜炉真好,亮锃锃的,抱在怀里暖烘烘的,搁在脚边又有点烫脚心。夜里奶奶把铜炉放进被窝暖床,我们几个孩子便挤破头,抢着往那暖和的被窝里钻。

那只瓦炭火盆,就此又回到鸡棚,再也没被拾掇干净过。

## 儿子的第一次正式面试

□ 仲元芳

现场有五位老师,其中两位他之前有过一面之缘,本以为能稍微缓解紧张,可真正站在考场里,还是控制不住地心慌。他说自己准备得最充分的几个要点,因为过度紧张全没发挥好,反而那些没怎么刻意准备的内容,倒凭着本能答得还算顺畅。

儿子说,老师主要让他做了自我介绍,还问了几个相关的基础问题,题目本身都不算难,可他一开口就结结巴巴,脑子好几次都是空白的。挂了电话,我心里五味杂陈,仔细想想,这也难怪。从小到大,儿子经历的笔试一场

接一场,从小学的单元测到中学的升学考,再到大学的各类考试,早就习惯了笔尖作答的模式。可面试不一样,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在考官面前从容表达。

说到底,面试拼的不只是知识储备,更重要的是心态。很多人不是输在能力上,而是输在自己的紧张情绪里,被自己打败了。现在不管是考公、考研还是考编,笔试加面试的模式早就普及,成为了必经之途。想要在面试中高出一筹,普通话要过关,心态关更要过,还要有足够的应急能力,就算遇到突发情况,也能笑着面对考官。

儿子的这次经历,是一次成长的历练,能让他明白自己的不足在哪里。未来的路还长,只要吸取这次教训,好好打磨心态和表达能力,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。

断线的珠子往下掉。我们急忙前去安慰,大虎猛地一转身,抱起那包新年礼物,哭喊着“奶奶,爸爸妈妈不回来过年了”,径直朝村里跑去。那哭声在冷清的村口久久回荡,听得我心里发紧。身旁的三弟攥着我的手,小声问:“哥,爸今年不会也不回来吧?”我心里虽然打鼓,但还是硬着头皮,斩钉截铁地说:“不会的,爸肯定会回来!”

话音刚落,眼尖的二弟突然跳起来,激动地指着不远处:“哥!快看!是爸!”我揉了揉眼睛,定睛一看,的确是父亲回来了。我什么都顾不得,迎面跑上前。一年的等待、担忧,在见到父亲的那一刻,全化作了委屈与欢喜。我们兄弟仨盼星星盼月亮,终于在过年之前,把父亲盼回了家。那些和父亲相处的短暂日子,是我童年里最珍贵的时光。

今天是儿子人生中第一次正式面试的日子,紧张的氛围,从中午就开始弥漫。午饭后,儿子电话说想小憩一会儿养养精神,却又怕睡过头耽误时间。他郑重其事地叮嘱我和他爸,一点二十分务必准时打电话叫醒他,还反复确认了时间,生怕我们记混。我既心疼又无奈,只能连连点头,让他安心休息。

一点二十分一到,我准时拨通了他的电话,叫醒后又陪着他梳理了一遍自我介绍的要点。一点五十,儿子准时到达学校里的面试考场。

时间在煎熬中一分一秒过去,两点五十,我的手机响起,是儿子的号码。按下接听键,那头立刻传来他带着紧张的声音:“妈妈,我太紧张啊……”我连忙让他先平复情绪,慢慢说。原来,面试

小时候最期待的是过年。不是盼有新衣新鞋穿,也不是盼平时吃不上的美食,最让我心心念念的,是在外务工的父亲跨越千山万水,回家和我们团聚。

日子刚跨进腊月,不用长辈提醒,我和伙伴们便不约而同地聚到村口,追逐打闹的同时,不时望向通往村外的马路。因为我们知道,从现在起,外出的父母将陆续回来。每当望见有人提着大包小包走来,若是哪家孩子的父母,那孩子立马撒着欢儿叫喊着冲上去,扑进父母怀里。而我们这些还没等到父母的孩子,只能眼巴巴地等着,既羡慕又失落。

时间很快过去,眼看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,我和三个伙伴的父母却始终没露面。我们亦没了当初的热情,一个个蔫头耷脑的。于是,看见有返乡的人,我们便争先恐后围上去,怯生生地问:

## 年近盼父归

□ 马晓炜

“叔,你知道我爸啥时候回来?”对方笑着宽慰:“快了快了,就这两天的事!”听了这话,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,站在寒风里继续翘首以盼。

那天下午,大虎眼瞅着毛蛋的父亲步履匆匆朝我们走近,竟然没有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子,脸上的兴奋瞬间消失。往年,大虎的父母都是和毛蛋父亲同去同回的。

大虎赶紧迎上去打听。毛蛋的父亲吴叔一看是他,语气沉重地说:“你爸爸在工地上受了点轻伤,你妈妈留下照顾他,这个年……不回了。这些衣物是他们托我捎给你的。”大虎听了,眼泪像